

体味写诗

寓真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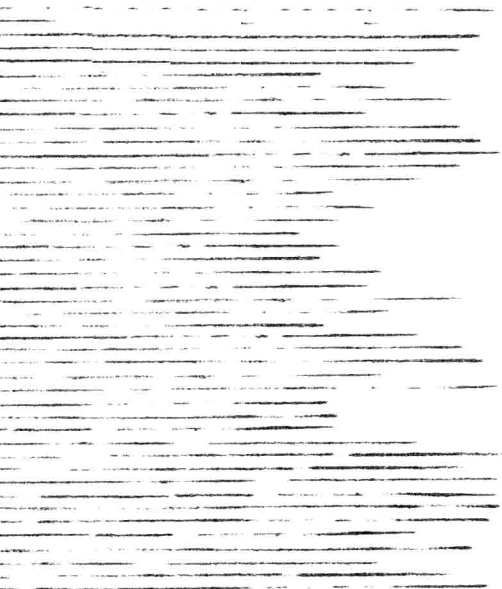
天平上的诗歌
诗韵的典雅美
诗词的文学史地位
漫谈聂绀弩
古人怎样学作诗
不朽的诗歌精神

体味写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寓真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体味写诗/寓真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244-4

I. ①体… II. ①寓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1445号

策划编辑 龚勤舟
责任编辑 安 静 肖潇雨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28千字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5 插页2
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44-4
定 价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// 体味写诗	001
// 体味写旧体诗	004
// 《草缕集》自序	007
// 《漂萍集》自序	010
// 《霜木集》自序	014
// 《秋粟集》自序	018
// 《叶零集》小序	022
// 访谈录：天平上的诗歌	024
// 古愚论诗	031
// 诗虽工，犹粪土	034
// 诗人的郁气	036
// 程康庄其人其诗	039
// 诗之为道苦难	044
// 古诗人中清官多	047
// 且说古今馆阁诗	050
// 那时爱读课外书	054
// 爱好写作，一生受益	057

// 千古松声洗我耳·····	060
// 骨气乃有老松格·····	063
// 一位陆游式的爱国诗人·····	066
// 新诗的试验·····	073
// 诗革命的怪圈·····	077
// 没有文人不好名·····	080
// 背向文坛·····	083
// 纷纷艺苑说雌黄·····	086
// 有感于少不读鲁迅·····	090
// 惯迟作答爱书来·····	093
// 读陶訇先生的《珍寻集》·····	097
// 要留黄叶著乡愁·····	102
// 诗魂与国魂的融会·····	105
// 望今制奇，参古定法·····	110
// 悠然南山，美哉诗篇·····	115
// 儒商与诗教·····	122
// 为中华诗词百年之冤翻案·····	128
// 从传统诗词形式的弊端说起·····	137
// 关于诗韵的典雅美·····	144
// 诗是诗人内心感受的表达·····	153
// 弘扬温柔敦厚的诗教·····	161
// 让中国诗歌这棵大树永远苍青碧绿·····	164
// 漫谈聂绀弩旧体诗的艺术特色·····	175
// 关于中华诗词的文学史地位问题·····	194
// 由乞丐诗人想到诗意环境·····	213
// 千古高名屹泰山·····	219

// 古人怎样学作诗（上）·····	226
// 古人怎样学作诗（下）·····	241
// 《四季人生——寓真抒情诗选》小叙·····	257
// 努力冶炼文字·····	260
// 我的现代诗词观·····	263
// 做这本书的想法·····	265
// 《寓真律诗小集》后记·····	269
// 律诗研讨琐语·····	272
// 《寓真词选》附记·····	275
// 《寓真新诗》后记·····	277
// 《寓真歌行集》后记·····	279
// 歌行者，政治诗也·····	282
// 不朽的诗歌精神·····	284
// 诗人要有正气·····	292
// 饮坠露兮餐落英·····	295

// 体味写诗

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。据说这是柏拉图的话。

但是，寻求了一辈子的结果，可能是什么意义都没有。这是我的体会。

做过许许多多的事，都在岁月的河流中淹没了。惟有一件事，是几十年中一直在做着、没有停顿的，逝波中也还常常泛起的，这就是写诗。

写诗的结果，并不见得有什么意义。但写诗的行为，的确是人的一种寻求意义的本能。

写诗这件事很奇怪，不像做别的学问，需要人教你，写诗似乎是不学而为。我最初写诗的时候，并不懂得属于诗学和美学的那些道理，最多只是有一种朦胧的直觉，觉得诗很美，愿意去读读那些传世的名家诗篇，然后去模仿，学着写一些幼稚的句子，自以为也是诗，以此满足天真心灵和无邪情感的萌动的需要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写诗就在学校小有名气，但我究竟回想不起来是怎样会写诗的。有一次很偶然，一个女同学的日记本丢在教室，被我捡起来，一看本子里写满了分行的诗，使我十分惊讶，

因为同学中谁也不知道她会写诗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不仅是我在写诗，也许所有的同学都在写诗。

进而推想，几乎人人都有可能写诗。即使是不提笔写作的人，似乎也在用别种方式写诗。我常常想起，在乡间听到的那些情味缠绵的民歌小调，那些风趣得令人捧腹的打油诗，都是不事文墨的农夫农妇的创作。

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说，《诗经》“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”。他还说：“诗言志，劳人思妇都可以言，《三百篇》不尽学者作也。”

朱自清论述《诗经》，曾经引用清代《春秋诗话》中的一段话说，春秋时期的诗歌，作者不名，述者不作，当时只有诗歌，没有诗人。人无定诗，诗无定指，可名不名，不作而作。

这也如同《文心雕龙》所说：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既然人人都有七情，而诗歌正是表达情感的语言方式，所以写诗就是自然的事情。

写诗既然是自然的事情，其实就不需要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来指导，也不需要专家们来规定怎样才是诗，怎样就不是诗等等。最初的诗歌，从乡里坊间产生的时候，有什么理论，有什么成规？从它变成文人们的写作之后，才日益复杂起来，可谓是“诗遇文人糊涂始”。

我原来只管写自己的诗，并不去研究它是诗，或者不是诗，也不在意于发表与不发表。到后来，竟也进入了叫做文坛或诗坛的圈子中，也跟着人家研究起诗律、诗论来，并且写了一些涉及所谓诗学问题的糊涂文字。

我们看过的谈诗论诗的糊涂文章，实在已经很多。当然不排除有些文章是写诗者自己的体味。凡写诗的人，各有各的体味，

这种体味应该是真切的。如果离开自己的体味，去高谈诗歌理论，则大抵是虚妄的。

看看当今的诗歌论坛吧，文学家们振振有词、高谈阔论些什么呢？大家又在剑拔弩张、喋喋不休地争辩些什么呢？还不够让人迷茫吗？

我从一个自由写诗的少年人，走进了昏昏茫茫的诗坛，虔诚膜拜着诗歌的神圣，虚荣地戴上了一个诗人的桂冠，恍恍惚惚于理论的误导，汲汲孜孜于意义的寻求，进入老年之后终于明白，其实是什么意义都寻求不到的，这才得以从迷茫中跳出来，还原为一个不是诗人，而只是自然写诗的人。

这本小书，是我多年来在报刊发表的随笔和论文的汇编。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：一、关于自己学诗的经历和感想，包括本人诗集的序文；二、杂谈和读书随笔；三、参加诗歌论坛和中华诗词研讨会发表的论文。篇目虽杂，但大多与写诗有关，因而名之为“体味写诗”。其中有的篇什可能是味深意切的自我感受，有的则是学习了理论家们的空谈妄议。

写评论是逻辑思维，写小说是形象思维，写诗既不逻辑，又不形象，而是一种感悟思维。写诗的人都是因感悟而写，写诗愈多，感悟愈多。感悟是动情的，感悟是富于想像的，感悟在景深处。然而，感悟是不清醒的，愈感悟可能会愈沉醉，因为人生世事是永远感悟不尽的。

总的来说，作为一个毕生写诗的人，种种体味，种种感悟，种种沉醉，似乎就是一种必经的过程。

大路以多歧亡羊，写作以多论亡诗。诗以无法为法，这是我最后的一点体味。

以上姑且作为本书的前言。

// 体味写旧体诗

004

这是本书的又一篇前言。

前面说了“诗以无法为法”，然说到旧体诗，似乎极端地矛盾。旧体诗不仅有法则，而且法则繁琐。

我从念中学时就写那种五言、七言句式的诗，但那时不懂得格律。上大学后，学古代汉语，初知诗词格律。1963年购买的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教材，至今仍在身边，其“下册第二分册”内容即为诗词曲。1968年我被派遣到海南昌江，在五指山西部的一个黎族苗族聚居的边远小县，又是文化大革命那种年代，竟然在我的一个同事家中发现了一本王力著《汉语诗律学》的早期印本，真是天助我学诗。我借来这本书反复研读，做了一本笔记，自此，我写旧体诗进入规范。

近年我整理旧作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学生时代写的五七言诗作，粗糙幼稚，不合格律，只有少数经过修改后予以保留。从到海南以后的很长时间内，所写的旧体诗虽然合了格律，却多有造句生硬、意境浅薄的问题，这是因为搬着王力的本本，套着格律写作的缘故。

我学旧体诗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因而我常说“被平平仄仄折磨了一生”。

开始不知格律而没有镣铐，如稚童自舞；后来戴上了镣铐跳舞，跳得拘谨、生硬、不雅；最后深悟和熟练了旧体诗的作法，才感到了跳舞的轻松自如，镣铐虽有若无。

学旧体诗学到最后，繁琐的格律视之若无，复归于“诗本无法”。从幼稚的自由，到不自由，再回到自由，这其中确有许多体味。

古人学写诗，从童子始学音韵对仗，到能写出成熟的好诗，也须十几年的磨砺。我们当代，传统的国学教育出现断层问题，如果自学诗词，大概要有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苦功，速成法恐怕效果不佳。

诚然，不学也可以为诗。不知格律，也可偶出佳句。只是不知格律、没有镣铐，与熟练格律、视有若无，可能会有高低殊异的层次和境界之别。

毛泽东说：“旧体诗要改革，要发展，一万年也打不倒。”为什么一万年也打不倒？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魅力。汉字不仅是作为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，具有语言文字的一般功能；而且，汉字本身就是艺术，就具美感，由汉字精构而成的格律诗，则使汉字的艺术内涵、审美功能，达到了极致。喜欢自己的母语的国人，用诗词表达思想情感，用诗词寄托审美雅趣，诗词历来就是国人所偏爱的最崇高的艺术品类。懂得旧体诗的人，才真正懂得国语，才能从国语中感受中国人所独具的诗意人生。因而，只要中国语言存在，只要汉字存在，旧体诗就打不倒。

至于旧体诗的改革与发展，也应有它的自然而然的规律。中国有诗以来，诗总在不断演进中。旧体诗的种种规范，不是哪个

人创造或改革出来的，不是哪个专家规定出来的，是它自身随着社会文化的总体发展而必然演变。被称为“近体诗”的律诗、绝句，虽然成熟和兴盛于唐代，其所具有的音韵、平仄、对仗，以及多种修饰方法的运用，外在的整齐美和错落美，内涵的言志美和崇高美，格调的婉约美和豪放美等等，都是早在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中已经表现出来，基于汉语文字本身的特质，而使古体诗在各个时代的变迁中姿态纷呈。

当代的诗词家们，如若能将旧体诗的传统学习好、继承好、发扬好，定能写出具有当代情韵的好诗，定能使旧体诗重现青春、再放奇葩，当代诗词从形式到内容自然都会焕然一新。

然而，世风浮靡，歌吹沸天。虽然诗词队伍日益庞大，而真正能够静心宁志、研习传统的人却并不很多。虽然在对于规范的熟谙和磨炼中可以获得自由，但那样的学习可能过于苦累、耗费时间，许多人总想花样翻新，急于求成。不愿意戴着镣铐跳舞，便认为那镣铐过时了，想把它砸碎，而另外提倡一种便利的新镣铐，却是如同唱戏用的那种假镣铐，这与当今文物市场上假古董泛滥是同样的情形，都是风气使然。

我以为，不愿意遵从格律，就索性不学，自由地写诗，即便幼稚浅弱，或可偶得佳句。如若真正喜爱传统的格律诗词，要学，则务必真学、实学、苦学，以心去学，学到自由自在的境地，切不可惑于当下的浮躁之风。

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篇，涉及旧体诗的写作。笔者本人的体味，不妨供读者一览，然皆不足为训。旧体诗尽管格律繁琐，而它的最高境界仍然是以无法为法，好诗出于自然。

// 《草缕集》自序

春草碧如丝
细缕缕的茎
柔依依的叶
鲜嫩嫩的绿

从寒冻的地底
悄悄地萌芽
默默地希冀
突然间蓬勃而起

我的第一本诗集，名为：草缕集

最令人眷恋的人生，应该是学生时代。那是一个热血沸腾、激情奔涌的春汛期。尽管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的青年学子，其抱负和追求有着不同的内涵，而那种炽热和狂妄，大抵都曾有的。到了后来，无论功业成败，无论身世穷达，回顾起当年的校园华光，

谁能不勾起情怀万千？彼时的幸福和酣畅，惆怅和簸荡，情爱和恩怨，都会如孤帆远影一般绰绰重现。如若有当时的日记、书信、习作之类留存下来，自己定会视若珍珠。那时写的东西难免稚嫩、粗陋、浅薄，自己看来都会哑然失笑，倘若拿给别人去看，焉能免落讥诮？然而，正是这些幼弱的文字，甚至比后来的成熟之作更可珍惜。

我的《草缕集》中，就是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写的东西，可以说录着书生生涯中的情感声波的一盘原声磁带。

外界景物感染于人，令人心神摇荡难禁，于是便要生发歌咏。这是一个关于诗歌的缘起和性质的古老的理论了，许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家都这样认为。那么，一个人在学生时代不是最容易受外界的感染吗？不是最容易为感情所驱动吗？不是最容易引起心绪的摇荡吗？因而，许多人在青年学生时代都写过诗歌一类的东西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在大中学校校园里，见到学生们自己办的刊物，其中最多的作品便是诗歌。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几个爱好者也办过一份油印的刊物，名为“春笋”。利用课余时间，自己写作，自己刻印，兴致极浓，完全不觉得辛苦。至今常常眷怀着，那一股油墨的清香，仿佛与青春的朝气交融在一起，似春天的嫩草气息一般新鲜。
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诗坛上似乎对新格律体讨论得很热烈，记得何其芳是一个倡导者。我那时还比较喜欢闻一多的诗，闻诗是讲究韵律的，如《死水》、《静夜》，诗行排列也很整齐。我的习作在形式上是受了他们的影响的。但所谓新格律体，并未形成定例，反不如写旧体诗有规矩可循，表达更加凝练，我于是又学旧体诗词。大学毕业后，曾经远徙于海南岛黎族苗族边寨，在

那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，搜求了几本诗词书籍钻研起来。从那以后，写格律诗词就成为我公务之余，借以消遣和记述感怀的主要方式。

最初接触的是古诗，尔后学新诗，最后又回到旧体诗词上。不只是我一个人是这样，文界有不少人亦如此，不知其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。

这些年间，新潮激荡，新诗的发展变化颇感突异，老一些的人不免有“相去日已远”的感觉。偶尔读到一些新诗佳作，让人不胜惊喜，但更为多见的却是诗界的诸般乖戾现象，这又不禁令人困惑。新诗毕竟还在尝试发育、开拓创造之中。究竟怎样才算是诗？“诗言志”是不是亘古不变的定义？还要不要韵律？这些自然是文学家们研究的事了。我这个集子里面的东西，能不能算得上是诗，自己实在缺乏自信。就具体作品而言，还是“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”，任随去留吧。

“柳丝袅袅风纛出，草缕茸茸雨剪齐”，白居易这两句诗，渲染出充满生机的春意，最能惹人产生青春年华的联想。而辛弃疾的词句：“事如芳草春长在，人似浮云影不留”，则蕴含了一些哲理，带上了几分忧伤。我宁愿让自身的踪影如浮云一般消逝，而衷心祈祝那草缕上的春光长驻人间。

// 《漂萍集》自序

010

人生若浮萍。

诗人的生涯更是“萍身不定逐波澜”。

生活得那么安逸的人能写诗吗？

披发行吟泽畔的屈原，诗歌的鼻祖，

他的《离骚》是什么呢？

是颠沛流离中的牢骚的宣泄呵！

这世界上众多的男人女人们，即使不是诗人，

但也大都经过奔波的岁月，有过离愁别绪，

所以都爱读诗，甚至也自己写诗。

年少时读《离骚》，不求甚解。似懂非懂地择出一些句子来当做警句，其中便有：“吾令羲和弭节兮，望崦嵫而勿迫；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鲁迅将这几句做过小说集的题记。我最初读《彷徨》时，并不明白作者为何取这么个书名，当然也就

更不明白其为何将屈原的诗句题在了扉页上。及至跨出校门，迈入社会，这才品尝到一些近乎彷徨的意味，体察出一些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意境。于是又想起了屈原，并由此想到诗歌，自己因而又写出一集子诗词来。

诚然，那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，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，却又是一个漫长的阶段。碾过我心灵的深深的轮印，大概将会长久地残留着。“窗畔苍青苦楝树，阶前零落凤凰花。千般感慨一杯酒，万里疲劳半碗茶”。“十春风雨十秋霜，校友飘零信杳茫。擢剑倚天心未尽，弯弓落月弩空张”。回头重翻当年写下的诗词，犹可见那斑斑伤痕，留在字里行间。

现在回想那时写诗填词的意向，总想不清楚。排遣愁绪吗？自我慰藉吗？“蕉雨窗前念京国，椰风崖上瞩环球”，“天地玄黄正扰攘，人生奋进莫蹉跎”，“极天风雨励坚志，满海波潮添壮情”，“欲对衰风呼正气，莫教浊秽染明霞”。这些诗句，似可窥见当时心境，应该是有着一种于彷徨中自励自策的意思吧。

记得当年大学毕业，告别校园，辞京南下，偕几十名同学，先在广州住了数月光景。待到武斗平息，海陆运输初通，遂渡海赴琼。抵达海口后，众同学分手，我孑然一身，去到海岛西部一个叫昌江的地方。那是一个黎族苗族聚居的小县。自己找到了单位，被安置在一间茅草棚中。蓬门泥墙，低矮潮湿，十分地孤寂凄清。对面一座青山，周围满地草莽。那些岁月中，总叫人常常想起《离骚》中的名句：“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；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”我在那里住了七个年头。

“我有茅屋对苍岫，相看不厌两悠悠。海月边风消永夜，闲云野鹤忘春秋。”“昌化江倚黎岭挂，我溯江水访黎家。黎歌回绕